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  
第十六回 萃雅樓第二 保後件失去前件 結恩人遇著仇人

金、劉二人等東樓起身之後，把取去的貨物開出一篇帳來，總算一算，恰好有乾金之數。第二三日不好就去領價，直到五日之後，才送貨單上門。管家傳了進去，不多一會兒，就出來回復說：「老爺知道了。」金、劉二人曉得官府的心性比眾人不同，取貨取得急，發價發得緩，不是一次就有的，只得走了回去。過上三五日，又來領價。他回復的話仍照前番。從此以後，伙計二人輪班來取，或是三日一至，或是五日一來，莫說銀子不見一兩，清茶沒有一杯，連回復的說話也貴重不過，除「知道了」三字之外，不曾增出半句話來。心上思量道：「小錢不去，大錢不來，領官府的銀子，就像燒丹煉汞一般，畢竟得些銀母才變化得出，沒有空燒白煉之理。門上不用個紙包，他如何肯替你著力？」就稱出五兩銀子，送與管事家人，叫他用心傳稟，領出之後，還許抽分。只要數目不虧，就是加一扣除也情願。家人見他知竅，就露出本心話來，說：「這主銀子不是二位領得出的。聞得另有一位店官，生得又小又好，老爺但聞其名，未識其面，要把這宗貨物做了當頭，引他上門來相見的。」

只消此人一到，銀子就會出來。你們二位都是有竅的人，為什麼丟了鑰匙不拿來開鎖，倒用鐵絲去搽？萬一搽斷了簧，卻怎麼處？」二人聽了這些話，猶如大夢初醒，倒驚出一身汗來。

走到旁邊去商議，說：「我們兩個反是弄巧成拙了！那日等他見一面，倒未必取貨回來。誰知道『貨』者，『禍』也。如今得了貨，就要丟了人；得了人，就要丟了貨。少不得有一樣要丟。還是丟貨的是，丟人的是？」想了一會，又發起狠來，道：

「千金易得，美色難求。還是丟貨的是！」定了主意，過去回復管家說：「那位伙計還是個小孩子，乃舊家子弟，送在店中學生意的，從來不放出門，恐怕他父母計較。如今這主銀子，隨老爺發也得，不發也得，決不把別人家兒女拿來換銀子用。況且又是將本求利，應該得的。我們自今以後，再不來了。」

萬一有意外之事，偶然發了出來，只求你知會一聲，好待我們來取。」管家笑一笑道：「請問二位，你這銀子不領，寶店還要開麼？」二人道：「怎麼不開？」管家道：「何如！既在京師開店，如何惡識得當路之人？古語道得好：『窮不與富敵，賤不與貴爭。』你若不來領價，明明是仇恨他羞辱他了，這個主子可是仇恨得羞辱得的？他若要睡人妻子，這就怪你不得，自然拚了性命要拒絕他。如今所說的不過是一位朋友，就送上門來與他賞鑑賞鑒，也像古董書畫一般，弄壞了些也不十分減價，為什麼丟了上千銀子去換一杯醋吃？況且丟去之後還有別事出來，決不使你安穩。這樣有損無益的事，我勸你莫做。」

二人聽到此處，就翻然自悔起來，道：「他講得極是。」回到家中，先對汝修哭了一場，然後說出傷心之語，要他同去領價。

汝修斷然不肯，說：「烈女不更二夫，貞男豈易三主。除你二位之外，決不再去濫交一人。寧可把這些貨物算在我帳裡，決不去做無恥之事！」金、劉二人又把利害諫他，說：「你若不去，不但生意折本，連這店也難開，將來定有不測之禍。」汝修立意雖堅，當不得二人苦勸，只得勉強依從，隨了二人同去。

管門的見了，喜歡不過，如飛進去傳稟。東樓就叫快傳進來。

金、劉二友送進儀門，方才轉去。

東樓見了汝修，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看，果然是北京城內第一個美童。心上一分歡喜，就問他道：「你是個韻友，我也是個趣人，為什麼別官都肯見，單單要迴避我？」汝修道：

「實是無心偶出，怎麼敢迴避老爺。」東樓道：「我聞得你提琴簫管樣樣都精，又會葺理花木，收拾古董，至於燒香制茗之事，一發是你的本行，不消試驗的了。我在這書房裡面少一個做伴的人，要屈你常住此間，當做一房外妾，又省得我別請陪堂，極是一樁便事。你心上可情願麼？」汝修道：「父母年老，家計貧寒，要覓些微利養親，恐怕不能久離膝下。」東樓道：

「我聞得你是孤身，並無父母，為什麼騙起我來？你的意思，不過同那兩個光棍相與熟了，一時撇他不下，所以托故推辭。難道我做官的人反不如兩個鋪戶？他請得你起，我倒沒有束脩麼？」汝修道：「那兩個是結義的朋友，同事的伙計，並沒有一毫苟且，老爺不要多疑。」東樓聽了這些話，明曉得是掩飾之詞，耳朵雖聽，心上一毫不理。還說：「與他未曾到手，情義甚疏，他如何肯撇了舊人來親熱我？」就把他留在書房，一連宿了三夜。東樓素有男風之癖，北京城內不但有姿色的龍陽不曾漏網一個，就是下僚裡面頂冠束帶之人，若是青年有貌肯以身事上台的，他也要破格垂青，留在後庭相見。閱歷既多，自然知道好歹。看見汝修肌滑如油，臀白於雪，雖是兩夫之婦，竟與處子一般。所以心上愛他不過，定要相留。這三夜之中，不知費了幾許調停，指望把「溫柔軟款」四個字買他的身子過來。不想這位少年竟老辣不過，自恃心如鐵石，不怕你口墮天花。這般講來，他這般回復；那樣說去，他那樣推辭。

東樓見說他不轉，只得權時打發。到第四日上，就把一應貨物取到面前，又從頭細閱一遍，揀最好的留下幾件，不中意的盡數發還。除貨價之外，又封十二兩銀子送他，做遮羞錢。

汝修不好辭得，暫放袖中，到出門之際就送與他的家人，以見「恥食周粟」之意。回到店中，見了金、劉二友。滿面羞慚，只想要去尋死。金、劉再三勸慰，才得瓦全。

從此以後看見東樓的轎子從店前經過，就趨避不遑，惟恐他進來纏擾。有時嚴府差人呼喚，只以病辭；等他喚過多遭，難以峻絕，就揀他出門的日子去空走一遭，好等門簿上記個名字。

瞰亡往拜，分明以陽虎待之。

東樓恨他不過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我這樣一位顯者，心腹滿朝，何求不得？就是千金小姐、絕世佳人，我要娶她，也不敢回個『不』字，何況百姓裡面一個孤身無靠的龍陽！我要親熱他，他偏要冷落我。雖是光棍不好，預先鈞搭住他，所以不肯改適，卻也氣恨不過。少不得生個法子，弄他進來。只是一件：

這樣標緻後生放在家裡，使姬妾們看見未免動心，就不做出事來，也要彼此相形，愈加見得我老丑。除非得個兩全之法，止受其益，不受其損，然後招他進來，實為長便。」想了一回，並沒有半點機謀。

彼時有個用事的太監，姓沙，名玉成，一向與嚴氏父子表裡為奸，勢同狼狽的，甚得官家之寵。因他有痰濕病，早間入宮侍駕，一到巳刻就回私宅調理，雖有內相之名，其實與外官無異。原是個清客出身，最喜栽培花竹，收藏古董。東樓雖務虛名，其實是個假清客，反不如他實實在在行。

一日，東樓過去相訪，見他收拾器玩，澆溉花卉，雖不是自家動手，卻不住地呼僮叱僕，口不絕聲，自家不以為煩。東樓聽了，倒替他吃力，就說：「這些事情原為取樂而設，若像如此費心，反是一樁苦事了。」沙太監道：「孩子沒用，不由你不費心。我尋了一世館僮，不曾遇著一個。嚴老爺府上若有勤力孩子，知道這些事的，肯見惠一個也好。」東樓聽了這句話，就觸起心頭之事，想個計較出來，回復他道：「敝衙的人，比府上更加不濟。近來北京城裡出了個清客少年，不但這些事情件件曉得，連琴棋簫管之類都是精妙不過的。有許多仕宦要圖在身邊做孩子，只是弄他不去，除非公公呼喚，他或者肯來，只是一件：此人情寶已開，他一心要弄婦人，就勉強留他，也不能長久；須是與公公一樣，也替他淨了下身，使他只想進來，不想出去，才是個長久之計。」沙太監道：「這有何難！待我弄個法子，去哄他進來。若肯淨身就罷，萬一不肯，待我把幾杯藥酒灌醉了他，輕輕割去此道，到醒來知覺的時節，他就不肯做太監，也長不出人道來了。」東樓大喜，叫他及早圖之，不要被人弄了去。臨行之際，又叮囑一句道：「公公自己用他，不消說得；萬一到百年以後用不著的時節，求你交還薦主，切不可送與別人。」沙太監道：「那何待說。我是個殘疾之人，知道有幾年過？做內相的料想沒有兒子，你竟來領去就是。」

東樓設計之意原是为此，料他是個殘疾之人，沒有三年五載，身後自然歸我，落得假手於他，一來報了見卻之仇，二來做了可常之計。見他說著心事，就大笑起來。兩個弄盞傳杯，盡歡而別。

到了次日，沙太監著人去喚汝修，說：「舊時買些盆景，原是你鋪中的，一向沒人剪剔，漸漸地繁冗了，央你這位小店官過去修葺修葺。宮裡的人又開出一篇帳來，大半是雲油香皂之類，要當面交付與你，好帶出來點貨。」金、劉二人聽了這句話，就連聲招攬，叫汝修快些進去。一來因他是個太監，就留汝修過宿也沒有什麼疑心；二來因為得罪東樓，怕他有懷恨之意，知道沙太監與他相好，萬一有事，也好做一枝救兵，所以招接不遑，惟恐服事不到。

汝修跟進內府，見過沙太監，少不得敘敘寒暄，然後問他有何使令。沙太監道：「修理花卉與點貨入宮的話都是小事，只因一向慕你高名，不曾識面，要借此盤桓一番，以為後日相與之地。聞得你清課裡面極是留心，又且長於音律，是京師裡面第一個雅人，今日到此，件件都要相煩，切不可吝教，」汝修正有納交之意，巴不得借此進身，求他護法。不但不肯謙遜，又且極力誇張，惟恐說了一件不能，要塞他後來召見之路。沙太監聞之甚喜，就吩咐孩子把琵琶弦管笙蕭鼓板之屬，件件取到面前，擺下席來，叫他一面飲酒，一面敷陳技藝。汝修一一遵從，都竭盡生平之力。

沙太監耳中聽了，心上思量說：「小嚴的言語果然不錯。這樣孩子，若不替他淨身，如何肯服事我？與他明說，料想不肯，不若便宜行事的是。」就對侍從之人眨一眨眼。侍從的換上藥酒，斟在他杯中。汝修吃了下去，不上一刻，漸漸地綿軟起來，垂頭敬頸，靠在交椅之上，做了個大睡不醒的陳搏。

沙太監大笑一聲，就叫：「孩子們，快些動手！」原來未飲之先，把闖割的人都埋伏在假山背後，此時一喚，就到面前。

先替他脫去禪衣，把人道捏在手上，輕輕一割，就丟下地來與獬狔狗兒吃了。等他流去些紅水，就把止血的末藥帶熱捂上，然後替他抹去猩紅，依舊穿上褲子，竟像不曾動彈得一般。

汝修睡了半個時辰，忽然驚醒，還在藥氣未盡之時，但覺得身上有些痛楚，卻不知在哪一處。睜開眼來把沙太監相了一相，倒說：「晚生貪杯太過，放肆得緊，得罪於公公了。」沙太監道：「看你這光景，身子有些困乏，不若請到書房安歇了罷。」汝修道：「正要如此。」沙太監就喚侍從之人扶他進去。